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福建通志卷首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監生臣朱堦

福建通志卷首四

典謨四

諭旨

諭

景陵瑞芝雍正八年

上諭

景陵寶城山首稱産瑞芝三本諸王大臣等奏稱爲朕純

孝之所感召朕撫躬自問生平事我
皇考不敢當純孝之名但誠敬之心數十年如一日此則
可以自信自御極以來不但一言一事皆仰體
聖心而後見諸施行即夢寐之中一念舉發從無有知其
不合
聖意而敢存於胸臆者諸王大臣等稱朕以
皇考之心為心此實朕之悃忱至云朕以
皇考之政為政朕之才力遠不逮我

皇考朕凡宣猷敷治之間雖黽勉效法究不能企及於萬

一何能致芝草之嘉祥諸臣以此歸美於朕朕不居

也實因我

皇考之聖德神功除天蟠地深仁渥澤積厚流光

上天特欲顯示天下臣民是以數年之中三見芝英於

陵寢似今之歷霜雪而挺生當首春而呈瑞稽諸史冊更

屬罕聞朕感

上天昭示之弘恩叨

皇考貽謀之累福慶幸歡欣不敢不宣布於衆庶使天下之後世臣民知

上天之眷佑

皇考與

皇考之垂裕萬年者即瑞芝之一事明顯昭著信而有徵固如是也着照所請付史館

御製書經傳說彙纂序雍正八年

朕思六經皆治世之書而帝王之大經大法昭垂萬古

者惟尚書為最備蓋自繼天立極精一執中二帝三王之心法遞相授受而治法亦因之以傳今觀書所載成天平地經國造邦建官立教禮樂兵刑之弘綱大用與夫賡颺都俞之休風嘉謨嘉猷之陳告凡所為永膺天命而致時雍協和之效者雖相去數千年尚可於方策中想見其欽明寅畏之衷敷佈經綸之跡後之君臣得奉為模楷以追蹤於唐虞三代之隆詎不於書是賴哉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聖學淵深治功弘遠存於中者二帝三王之心發於外者二帝三王之治而稽古好學於典謨訓誥之篇沉潛研究融會貫通初命講官分日進講著有解義一編頒示海内復指授儒臣薈萃漢唐宋元明諸家之說參考折中親加正定廣大悉備於地理山川援今據古靡不精核為書經傳說彚纂凡二十有四卷兹值刊校告竣與易詩春秋諸經次第傳布敬制序文勒之卷首夫後世

之天下唐虞三代之天下也而治法之垂為典章心法之原於性命者先後同揆百世之聖君賢輔未能易也故為君者必思比德於堯舜禹湯文武而後無忝乎為君為臣者必思媲休於臯夔伊傅周召而後無忝乎為臣朕夙夜兢兢兾克守主敬存誠之道以遂覲光揚烈之懷尤兾卿尹百執事共體元首股肱之誼殫協恭勵翼之忱寅亮天工諴和民志俾薄海內外永底乂安於以遠宗聖哲而仰承

皇考尊崇經學啓牖萬世之盛心顧不美歟是為序

諭大吏衙門約束書吏雍正八年

上諭朕訪聞得有數省督撫司道不能約束書吏者其胥役人等狐假虎威無惡不作而督撫衙門為尤甚其名有内外班之分内班經管案件外班傳遞信息朋比作奸種種嚇詐飽其貪壑則改重為輕拂其所欲則批駁不已即如廣東各案盜犯未獲無論年月遠近不拘盜犯多寡總督書辦綂於冬季寫票差提

承辦之吏日與史巡檢齊至肇慶示期比責其陋規則有院房年節禮每員到彼各送書辦銀三四十兩遂准回任若微員無力餽送則差押不放甚至禀請杖責此粤省之弊端也至於各省督撫書役則有承舍旗牌等名皆自號為差官該督撫給票差遣亦用差官字様而通省士民遂莫不以差官目之平日踞坐差房包攬詞狀每於府州縣官謁見督撫之便私行囑托濫准枉斷及差往他處則肩輿逾分馬挂胸

纓儼然官長沿途拜會有司需索夫馬餽送此輩狡猾性成或以小忠小信趨奉本官得其歡心間或委其訪察屬員事跡則假公濟私作威作福其害更不可言矣從來胥役之為患有關吏治在精明廉察之督撫自能覺照而防範之而庸懦之督撫為所欺而不知受其累而不悟者正不少也又如藩司掌通省之錢糧臬司掌通省之刑名案牘如山不得不仗熟練之書役為之辦理而其中百弊叢生舞文弄法之

處不可悉數朕素知此輩之情狀已經定例嚴申禁約今再行訓飭足在督撫藩臬等約束於平時訪察於臨事不因熟悉條例而輕聽其言不因善承使令而誤墮其術秉公駕馭用意防閑一有見聞即加懲治不存姑息之見不留回護之心如此則若輩雖欲舞弊而不能雖欲玩法而不敢矣倘任封疆岳牧之寄於一二管轄之書吏不能使之安分守法格其非心又安能察吏安民詰奸禁暴成移風易俗之治乎

朕深為庸懦之督撫藩臬恥之

諭慎刑雍正八年

上諭尚書舜典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朱子曰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濫刑也吾弟怡賢親王常奏朕云今法司衙門凡有審問事件並不究其情之虛實動以夾訊夫聽斷之下求之於辭氣耳目以察其情設誠以待之據理以鞫之未有不得其實者何庸夾訊倘有証佐確據

情罪顯著而本犯猶狡獪不以實供則不得已而用刑若並不詳鞫其情而槩用重刑嚴訊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此重案之未免有究抑牽累也吾弟之言如此是以八年來凡朕交王承審數十件繁難大案皆以誠敬用心以情理感格愚頑簡孚閱實俾各自將罪犯委曲招吐從未有夾訊榜楚一人而諸案情罪無不允當吾弟之存心忠厚如此凡為法司者皆當奉以為法也今外省有司既不能聽辨五詞無明決

折獄之才每遇重大案件至期限將滿之時慮及處分則違用重刑該犯欲緩須臾之命凡官吏訊問之語靡不承認遂據其供招鍛鍊成獄且凡遇命盜案件其中牽連之人有司亦明知其無辜而欲為開釋恐致上司之翻駁遂有非夾訊不能歸結之論夫欲保全一己之功名彌縫上司之查駁無論情之虛實罪之輕重輙用三木以訊每致案未結而有刑斃之人此其居心尚可問乎從前阿爾松阿為刑部時不

能剖斷曲直乃各將原被告之一足共一三木此天良喪盡之人視夾訊為兒戲其心之殘忍慘毒甚矣未幾而身為叛逆不能保其首領善惡之報豈有爽乎吾弟怡賢親王存心仁恕固不待言而其本懷總不欲使天下有一寃抑人俾國家受濫刑之議此其忠君愛國之心出於誠懇篤摯是以凡有聽斷歸乎至當能使羣議帖服刑章式叙也今吾弟仙逝之後凡啓靈大祀之日

上天必賜以清和景象而羣工黎庶各致其哀慕深情成一千古以來未有之賢王此天之報吾弟亦云厚矣吾弟嘉謨入告之事不可勝數偶因戒飭問官輕用三木一節將吾弟數奏之言宣示於衆且布告各省有司令咸以吾弟怡賢親王之聽訟居心奉為案鞫之規範則明慎用刑庶幾咸中有慶矣著凡掌刑名衙門將此諭刊榜永示於堂署

諭敬謹天戒雍正八年

上諭前江寧織造府郎中隋赫德具摺奏稱本年六月初一日日食之期江寧地方先期陰雨至午後則天色晴明萬目共見日光無虧地方咸以為瑞特行奏賀等語朕比時即批諭切責隋赫德此並非爾職掌應奏之事且以識見庸鄙之人而輕言天象尤屬妄誕又見山西巡撫石麟本章奏稱太原等處日食之期濃雲密雨未見虧蝕官民紳士均誦布遂等語朕亦降旨切加申飭矣從來天象之災祥由於人事之

得失若
上天嘉祐而示以休徵蓋欲人之知所黽勉永保令善於
勿替也若
上天譴責而示以咎徵蓋欲人之知所恐懼痛加修省於
將來也凡為人者受
天嘉祐而或驕矜縱肆怠惰前修則將轉福為災矣受
天譴責而能戒慎悚惕省改前愆則將化災為福矣此天
人感應呼吸相通之理朕所日日訓示天下臣民者

況
天之錫福降災即如人君之賞罰也凡為臣者受賞一次則終身當有感激奮勉之心受罰一次則終身當有儆惕抱愧之意安有遇賞而感遇罰而懼過後即淡漠置之俟再賞再罰之時而後知感知懼者乎雍正八年六月初一日之日食乃
上天垂象以示儆所當永遠敬畏毋忘兢業之心詎可以
倘爾觀瞻之不顯而遂誇張以稱賀乎山西地方偶

值陰雨不可以概天下至隋赫德所稱江南日光不見虧缺朕推求其故盖日光外向過午之後已是漸次復圓之時所虧止二三分是以不顯虧缺之象昔年遇日食四五分之時日光照耀難以仰視

皇考親率朕同諸兄弟在乾清宮用千里鏡四週用夾紙遮蔽日光然後看出考驗所虧分數此朕身經試驗者若果虧蝕不及分數則係欽天監推算之悞又豈可因此而怠忽

天戒稍存縱肆之心乎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初一日日食
既是時我
皇考降旨日食雖人可預算然自古帝王皆因此而戒懼
蓋所以敬天變修人事也若庸主則諉諸氣數矣去
年水潦地震今又日食意必陰盛所致豈可謂無與
人事乎可諭九卿如有人事應修改者悉行奏聞我
皇考敬
天之心誠切如此是以

上天眷祐本年即成蕩平噶爾丹之大功邊方寧謐中外
歡騰此即轉災為福之明徵也又如康熙五十八年
正月初一日食
皇考在宮敬謹齋肅
特命朕同諸皇子赴禮部衙門虔誠禮拜是日陰雲微雪
未曾顯見
皇考諭廷臣曰京師雖未曾見別省無雲之處必有見者
況日值三始人事不可不謹或有缺失之處諸臣應

商酌確議此皆我

皇考之垂訓子孫臣民者今見外省臣工中有因今年日

食不顯而生歡喜之心為慶賀之奏者甚屬非理大

違朕心特諄切宣諭俾中外臣民共知之特諭欽此

諭文武和衷 雍正八年

諭自古為治之道在於和衷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

利不如人和蓋天下之事未有不和而能有成者果

能和矣則

天地神明尚且感格迅速自覺呼吸可通而況於人乎然
能和之道惟在於公公則不至於不和不公則斷不
能和此又一定不易之理朕所以日日訓誨天下臣
民而望其洗心滌慮信受奉行以共享昇平之福也
文武雖屬兩途然同在一省一方之中同辦國家之
事則不但有同舟之誼實如手足臂指之同在一身
中也數年以來朕留心體察內外同事臣工頗能遵
朕諭旨勉矢和衷之誼惟有廣東一省惡習相沿頹

風難挽爾文武各員自思膺國家簡命之榮受管轄兵民之寄乃以營私罔利之故相傾相軋效市井無頼小人之所為而置人心風俗官方戎政於不問爾等不知自愧朕實為爾等愧之也况督撫藩臯而有袒護文官之心則武弁必有被其屈者矣提督總兵而有袒護武弁之心則文員必有受其枉者矣文員而有袒護百姓之心則必有無辜受累之兵丁矣武弁而有袒護兵丁之心則必有無辜受累之百姓矣

不和之故由於不公不公之害至使官弁兵民並受其困爲臣工者尚可溺於故習而不猛醒速改乎朕今再頒諭旨通行曉諭着該督撫等遵照刊刻於通省文武大小官弁各給一道俾令朝夕觀覽改前愆而敦善行倘再有蹈襲故轍罔知悛悔者則是冥頑不靈自進𨒪於德教之外矣國法具在本人自無所逃而文武大臣表率無方訓導不力有忝封疆之任負朕倚任之恩者亦定行嚴加處分不稍寛貸

諭落地稅 雍正八年

上諭向來各處落地稅銀大半為地方官吏侵漁入已是以定例報出稅銀四百兩者准加一級後因查報漸多吏部請旨定議報出稅銀八百兩者准加一級多者以此計算年來地方官員皆知守法奉公凡有稅課皆隨收隨報不敢侵隱其報出之數每倍於舊額祇恐將來不無冀倖功名之人希圖優敘以致恣意苛索擾累小民且落地稅銀非正項錢糧有一定

之數可比侵蝕隱匿者固當加以處分而爭多鬭勝者不但不當議叙亦當與以處分具作何定議並如何議叙加級處分之處着吏部户部悉心妥議具奏

諭禁借貸重利雍正八年

諭民間借貸一事所以通彼此之有無濟一時之緩急意本善也乃有貪利營私之徒往往乘人匱乏勒索重利如借貸米穀則不但加三起息竟有加五或多至加倍者小民偶爾窘迫止顧目前及禾稼登場終

歲辛苦之所獲不能復為已有雖豐稔之歲僅足供償債之需一遇歉収之年則束手無策必至息上起息累年不能楚結且貽累於子孫而挾貲射利乘急多取者視為固然全無矜憐憫惜之意貪饕為性澆薄成風此亦人心世道之患也夫緩急亦人所有周禮三物六行孝友睦婣而繼以任恤蓋儕類里黨有急則相倚任有困則相賙恤此鄉鄰風俗之美王化所先而其人以仁厚居心亦所以長享福澤於勿替

此即仰邀
天地神明賜祐休徵之根本也從來窮通貧富境遇不常
幸而富貴有餘是
天之待我獨厚則當思濟人利物恤災扶困以廣行善事
仰答
天恩若以
天之厚我者持以為剝削貧人之具不但
上天監臨必加譴責即返之於心亦忍為之乎凡屬貪鄙

之人利令智昏以為如此可以致富獨不思貧富有一定之數善惡有不爽之報假令為富不仁者皆得擁厚貲以長子孫則樂善好施者必致匱乏終身矣自古迄今有此天理乎嘗見不義之財得之若易乃享受未久或耗於意外之災患或敗於不肖之後人是知刻薄之人損人適以自損仁厚之風利人還以自利也此種盤算薄惡之人若不曉諭化導遽以官法繩之恐轉阻其借貸之路非所以為便於窮民故

特將天道好還循環往復之道委曲詳明覺悟貪夫薄夫而啓其良心杜其敝俗凡有借貸銀錢米穀者加二加三起息尚屬情理可行若太多則誠為富不仁矣着地方有司將天理人心時時訓諭所屬之人以化其殘忍刻薄之習倘勸導既久如下愚頑惡之性不移尚有為富不仁重利盤放者則訪確一二人加以懲治以儆其餘如此庶惡習可以轉移貪風可以止息也如有無藉棍徒因朕此勸導之訓諭或借

端圖賴或生事强借以擾害良善温飽之家者尤當加以重懲不可寛貸但全賴地方有司奉行勸導之公當勤誠也特諭

諭賑恤流民歸籍雍正八年

上諭今年直隸山東江南有被水之州縣開本地之食窮民有餬口散往鄰封者若該地方官員視為他處之人不肯加意賑恤必致流離失所且三春耕種之時若不旋歸本土又必致荒棄本業朕心甚為軫念

爾等可作守寄與各省督撫令其轉飭有司凡遇今年外來被災就食之窮民即動支常平倉穀大口日給一升小口五合核實賑恤再動用存公銀兩賞為路費咨送回籍並行文知會原籍地方官收留照看總在該督撫督率屬員善於料理以副朕心其所用銀穀著該督撫查核報銷嗣後以此為例

欽定訓飭州縣規條諭雍正八年

上諭牧令為親民之官一人之賢否關係萬姓之休戚

故自古以來慎重其選而朕之廣覽旁求訓勉告誡
與其奏循良之績以惠我烝黎者亦備極苦心矣惟
是地方事務皆發端於州縣頭緒紛繁情偽百出而
膺斯任者類皆初登仕籍之人未練習於平時而欲
措施於一旦無怪乎徬徨瞻顧心志茫然即採訪咨
詢而告之者未必其盡言無隱此古人所以有學製
美錦之歎也向以大學士朱軾左都御史沈近思外
任多年周知地方利弊雍正二年曾令二臣商著規

則以為州縣之南車乃書未就緒而沈近思物故邇年以來朱軾復時多病此事遂至遲延去年始降旨委諸總督田文鏡李衛令二臣各抒所見繕録諸條以進朕親加披覽見其條理詳明言詞剴切民情吏習罔不兼該大綱細目莫不備舉誠新進之津梁庶官之模範也在二臣各就其所閱歷者而言繁簡同異之間不必一致而慎守官方勤恤民隱興利除害易俗移風其大指則一而已矣爰就本文付之剞劂

頒賜州縣官各一帙俾置之几案間朝夕觀覽省察提撕治效未臻必思所以勉之弊端未革必思所以去之本之以實心行之以實力毋始勤而終怠毋靜言而庸違如此則不但國家得司牧之賢草野有父母之頌而爾等身膺顯擢叨被榮光福貽子孫名標史冊豈不美歟特諭

諭臣民共修趨吉避凶之道雍正九年

上諭今年仲夏以來京師雨澤愆期目前甚覺亢旱朕

於宮中齋心虔禱尚未仰蒙
天降甘霖輾轉思維從來
上天之錫福降災皆由於人心之感召尚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古人又曰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葢
上天慈愛為心斷無降災於人之理其遭值水旱饑饉者皆天下人之自取所當恐懼修省以凛
天戒若因此而或生怨尤之心則其獲罪更大而為無忌

憚之小人矣朕深明此理時刻以自儆並切切冀望
天下臣民共修趨吉避凶之道以承受
上天之恩數年以來諭之詳矣今茲亢旱之象或由於朝
廷政事之有闕或由於臣工職事之不修或由於士
民心術之不善有一於此皆足以干
天和而致祲殄倘無知小人不察人事感召之故不知
上帝垂象之恩狂肆冥頑敢生怨懟則乖戾之氣自外生
成

上天雖欲寬宥而不可得矣朕兢兢戒懼夙夜靡寧再四推求欲得其致旱之由急行改易凡屬臣工均當撫躬自思何處不能稱職何事應當獲譴一一省察而悛改之而為士為民者雖無治人理事之權而舉念之純疵居心之善惡天高聽卑實垂明鑒茍無自作之孽必不遭難挽之條總在吾君臣士庶各自捫心省愆思過勿推於他人而存自恕之念勿諉諸氣數而忘儆惕之心則和氣致

祥時雨甘霖必仰邀

上天之恩賜勉之勉之著將此旨通行曉諭在京官弁兵

民人等咸使知悉其近京省分若有缺雨之處著一

體宣示特諭

諭揀選技勇雍正九年

上諭我國家武備修明兵力壯盛超越前代良由教養

多年訓練有方之所致也朕思天下至廣人材至多

各省之中膂力超羣藝勇出衆之輩未曾收入營伍

者不知凡幾此等之人若聽其棄置於無用之地深為可惜著各省督撫等於所屬地方民人内召募揀選人材壯健技勇可觀者百餘人咨送兵部奏聞候朕揀派官員訓練教習以備軍旅之用若武生武童及鄉勇民壯等人内有可以入選者亦入數内揀選若有曾經獲罪之人已邀赦免者亦准咨送倘以不應選送之人草率塞責者將來考驗之日將該督撫從重議處每人本籍額外給與守糧一分以養贍其

家口本人進京之時著督撫動支公用銀兩賞給以為路費務於本年八九月內送到若路遠之省分別寬其期限直省合計以二千人為率其酌量省分人材派送若干名之處著辦理軍需之大臣議奏

諭設立壇壝雍正十年

上諭直隸各府州縣設立壇壝致祭

社稷及

風雲雷雨山川城隍之神每歲春秋展祀以崇報享典

至重也從前初建之時有司視為具文規制未必周備及歷年既久漸有傾圮之處又未及時修葺是以僻遠之郡縣規模簡畧禮儀草率者往往有之甚非肅將禋祀之本意也著禮部查照定例行文各該督撫轉飭府州縣敬謹如式修理以重祀典仍令造冊報部每遇該管官員陞遷事故俱照

先農壇忠孝節義祠例入交盤項內查明接受庶有司自顧考成經理益加虔恪特諭

諭督撫以恤民之心為格天之本雍正十年

上諭自冬春以來京師未得雨雪朕與諸大臣等戒懼

修省虔誠祈禱以兾仰格

天心閒畿輔地方及河南山東雨雪亦少山西陜西二省

雖有得雪之處亦未週遍朕心憂慮深恐二麥歉收

小民艱於餬口已切諭該督撫等多方籌畫為思患

預防之計從來天人感召之理捷如影響所賴該督

撫等以恤民之心為格

天之本果能民困全除民氣舒暢自無有不能感召
天和者於清理刑獄亦祈求雨雪之要務除在京已命刑
部法司清查案件速行歸結以免拖累外其畿輔地
方及河東山陝等省郡縣繁多有司賢否不一其中
或有聽斷刻覈濫及無辜者或有淹滯羈留壓案莫
結者或有牽連待質致悞恒業者該督撫大吏等當
悉心體察嚴飭屬員速為清理應釋放者釋放應取
保者取保務期平允矜慎俾閭閻各安生業其他政

令凡有稍不便於民者急思力為改圖該督撫等體
朕若保赤子之心各切痌瘝乃身之念至誠惻怛勤
求民隱殫竭實心普行實政庶幾
上天昭格早降甘霖勉之特諭
諭督撫殫竭實心以行實政雍正十年
上諭京師自上冬以及新春未得雨雪畿輔地方及近
京各省雖有奏報得雪者看來亦未普遍霑足因思
上年十一月十五日月食據欽天監觀候曾引占書

燕趙旱禾麥有傷之語陳奏朕前朕心甚為憂懼擬
於正月祈穀之期虔禱
上帝以迓
天和乃朕躬偶感風寒醫家奏請避風靜攝是以未曾躬
親祀典此心愈加乾惕維茲數月以來雨雪未降顯
係
上天垂象以示儆甚可畏也朕虔誠修省體察政治之闕
失以期仰格

天心爾大學士九卿等各宜恪慎齋戒至誠祈禱尤當洗
心滌慮殫職奉公以為敬
天祈福之本京師為四方輻輳之地民食浩繁更宜預為
籌畫至於該督撫等各自敬謹修省外而所屬地方
雨澤之有無播種之遲早務期悉心訪察先事圖維
倘二麥歉收必有思患預防之策不使黎民有乏食
之虞方不負朕之委任倘有玩忽隱飾等弊經朕訪
聞必加嚴譴內外大臣等領此諭旨務在實心奉行

不必以空言覆奏特諭

諭建賢良祠 雍正十年

上諭我朝從前文武大臣持躬正直奉職公忠樹績建勳完名全節者朕已降旨於京師建立賢良祠永遠展祀以彰令善因思外任大臣鎮撫封疆宣猷布化忠勇効命威愛宜民其政績卓然可紀者身故之後於本地建立賢良祠俾得永膺祀典既足慰兵民懿好之公亦足為後來居官者之勸如近日之將軍蔡

良提督張起雲總兵蘇大有魏翥國皆素有賢聲勤勞王事而歿於官者允宜在賢良之列着直省各於省會之地建立祠宇其與祀之人若追溯從前恐稽查未確或致濫膺亦未可定不若即從近年為始向後若有應請入祠者該地方督撫於一人各具一本請旨不必彚奏其一切事宜着九卿妥議具奏特諭

諭齋戒佩牌雍正十年

上諭國家典禮首重祭祀每當齋戒日期必檢束身心

竭誠至敬不稍放逸始可以嚴昭事而格神明朕遇齋戒之日至誠至敬不但殿庭供設銅人即坐卧之次亦書齋戒牌存心警惕須臾弗忘至内外大小官員雖設齋牌於官署但恐言動起居之際稍有褻慢即非致齋嚴肅之義查明代祀典凡陪祀及執事之人有懸祀牌之例今酌定齋牌之式令陪祀人員佩著心胸之間使觸目警心恪恭罔懈並得彼此觀瞻益加省惕其於明禋大典愈昭虔潔著傳諭各部院

及八旗並直省文武官員一體遵行特諭

諭武員親丁名糧雍正十年

上諭向因武員養廉不敷以致扣尅兵餉是以酌定親丁名糧以為養贍家口之費又因營伍公用無資定有額兵百名准抽二名之例似此曲加體恤無非施恩於弁員使應有之兵數再無虛冒以收戎行之實用也近聞各省中尚有數省不能全除空糧之弊楚省即其一也或於親丁名糧之外仍有家人長隨頂

名領餉者又有字識匠作之類亦得濫充額數暗佔兵糧者又如召募之時往往遊手之輩賄求濫充而勇力之人轉不得入選每遇調撥差用則委靡退縮不耐勞苦前歲湖廣提標曾以兵丁二百名補鎮草四營其中逃竄者即已過半再如上年為擒勦黔苗一案提標兵丁往來鎮草六里等處跋前疐後行從維艱此朕得之風聞者國家歲費帑金養一兵期獲一兵之用若實存之額數既有空虛而在伍之兵丁

又復怯弱不振則所謂武備修明者安在乎著該管大臣用心稽查勤加訓練務將陋規永革諸弊悉除毋得溺於積習苟且因循負朕委任倘屢經訓飭之後仍有不知悛改者一定加以嚴譴特諭

諭大小臣工戒懼悚惕以凛天戒雍正十年

上諭古訓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此甚言自作孽之不可

天心仁愛必不作孽於人凡禍福災祥之來皆由於人事

之感召而

天本無心也即如地方之水旱災荒必有所自或由於朝廷政事之闕失或由於臣工職業之乖差或由於有司教令之煩苛或由於民間風俗之澆薄數者有一於此皆足以干

天和而招沴戾是以數年來每當晴雨不時朕必虔心修省思過省愆切諭大小臣工戒懼悚惕以凜

天戒但思天下民人衆多良頑不一或有愚昧無知因饑

饉困阨而生愁怨之心者夫平時心術詐偽習俗乖

張仰蒙

上天垂象以示儆而又不自改悔轉相怨懟竟忘

上天降罰之所由來若已身無辜而獲譴者背天違理莫

此為甚朕即修省祈禱亦未必能代伊等懺悔而寛

其罰也每見一州一邑之中相隅不遠而雨澤多寡

不均收穫豐歉各異此即顯而可見者朕此諭旨並

非諉其責於天下臣民也臣職之有虧民風之不厚

皆朕之過無可推卸所望天下臣民遵朕訓諭各盡其道以為敬
天之本偶逢旱潦愈加悚惕寤寐之中不敢幾微怨望不平之意如此則和氣致祥必能轉災為福思之勉之
特諭

諭鉅野獲麟雍正十年

旨據山東巡撫岳濬奏報曹州鉅野縣李家莊李思家於本年六月初五日有牛產生瑞麟麕身牛尾渾身

皆甲甲縫有紫毫玉定文頂光彩爛生實為盛世瑞

徵諠望闕慶賀伏祈詔付史臣宣示中外等語朕思

山東地方前歲被水百姓不獲寧居去夏今春雨復

愆期貧民乏食朕悉心經畫遣官發粟賑恤多方幸

未至於流離失所即京師去夏今春晴雨亦不均調

復每地動而西北兩路不得已用兵征戍將士等露

處於外備極勞苦朕心戒懼修省但知感

上天垂象示儆之恩不敢望嘉祥之誕錫今聞瑞麟産於

東省因此實增愧悚該撫奏請詔付史館宣示中外皆屬虛文特將朕朝乾夕惕對越

上天之忱悃曉諭天下臣民共知之

諭曲阜慶雲 雍正十年

旨據山東巡撫岳濬奏稱曲阜縣六月二十五日午時皎日正中有慶雲捧於日輪之下五色俱備實光燏煌人於日之西南有霞光三道絢爛增輝歷午未二時絪縕不散正值林園工竣之時上瑞疊臻千秋罕

遇等語朕素不言祥瑞惟有朝乾夕惕感
上天垂象示儆之恩何敢與嘉祥之疊錫已屢降諭旨訓
教天下臣民矣但自信生平尊
師重道之心至誠至敬闕里為
聖人之鄉尤切羹牆之慕乃前歲文廟重新慶雲湧現
今者林園工竣復覩嘉祥或者朕誠敬之衷為
神明之所歆格故顯示以象用昭日監在茲之義歟朕
感慶之下倍增虔悚爰諭天下臣民共知之

諭正文體雍正十年

上諭制科以四書文取士所以覘士子實學且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也語云言為心聲文章之道與政治通所關鉅矣韓愈論文云惟陳言之務去柳宗元云文者所以明道不徒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況四書文號為經義原以闡明聖賢之義蘊而體裁格律先正具在典型可稽雖風尚日新華實並茂而理法辭氣指歸則一近科以來文風亦覺丕變但士子

逞其才氣詞華不免有冗長浮靡之習是以特頒此
旨曉諭考官所拔之文務令雅正清真理法兼備雖
尺幅不拘一律而支蔓浮夸之言所當屏去秋闈期
近該部可行文傳諭知之特諭

諭旱澇早行奏聞雍正十年

上諭據山東巡撫岳濬奏稱東省自閏五月內甘雨溥
降從前被旱之處次第均霑穀豆雜糧皆得及時佈
種此後六七兩月雨澤勻調秋禾暢茂現今收穫登

協為歷年未有之豐稔等語今歲春月東省郡邑雨澤愆期而兗東二府為尤甚朕心憂慮遣官發粟糶賑兼施從前嗷嗷待哺之民有所倚恃心志安貼豫順之氣感召

天和遂得連霈甘霖轉荒歉而為豐稔即目前之事觀之益知朕平日切切以天人相感之理訓示天下臣民者確乎其不爽也民為邦本食乃民天凡為官者思欲感召

天和必以暢悅民情為本平時與百姓同其好惡不使閭閻有抑鬱之情偶值雨暘之不均旱潦之將兆即據實奏聞俾朕得早為百姓經營以為補救挽回之策在民則當安分循理共敦善良偶遇災祲即思招致之有由恐懼警惕不敢因困苦而生愁怨之心如此上下交修官民胥勉將見和氣致祥災沴不作比户享盈寧之福矣勉之勉之特諭

諭

景陵瑞芝 雍正十年

旨朕從來不言符瑞時時訓諭天下臣民屏虛文而務
實行是以數年來各處奏報慶雲嘉穀等事朕悉降
旨訓勉未嘗宣示於外以為祥瑞也惟是今歲秋間
準噶爾賊人侵犯北路深入我境我師奮擊大獲全
勝殲賊萬餘而我官兵損者僅六十餘人行間軍士
及邊外蒙古無不額手歡呼以為從來未有之大捷
非荷

上天
皇考默祐何能至此朕心方深感激而瑞芝恰產於
景陵天人協應信而有徵仰見
上天
皇考福國庇民特賜嘉祥以昭示天下之臣庶也朕與諸
大臣等同此慶幸歡忭之悃忱所奏知道了著照所
請宣付史館
諭建立書院雍正十一年

上諭各省學校之外地方大吏每有設立書院聚集生徒講誦肄業者朕臨御以來時時以教育人材為念但稔聞書院之設實有裨益者少而浮慕虛名者多是以未曾勅令各省通行蓋欲徐徐有待而後頒降諭旨也近見各省大吏漸知崇尚實政不事沽名邀譽之為而讀書應舉之人亦頗能屏去浮囂奔競之習則建立書院擇一省文行兼優之士讀書其中使之朝夕講誦整躬勵行有所成就俾遠近士子觀感

奮發亦興賢育才之一道也督撫駐劄之所為省會之地著該督撫商酌舉行各賜帑金一千兩將來士子羣聚讀書須預為籌畫資其膏火以垂永久其不足者在於存公銀內支用封疆大臣等並有化導士子之職各宜殫心奉行黜浮崇實以儲國家菁莪棫樸之選如此則書院之設有裨益於士習文風而無流弊乃朕之所厚望也特諭

諭勉勵理學雍正十一年

上諭自古聖賢立教性理乃其本源學問經濟如一轍也必有明理見道之儒斯有致遠經方之用在家則為端人正士在國則為良吏名臣風化所以日隆人材所由日盛也逮後世儒術不醇真偽雜出聰慧者專務吏才文藻以為功名進身之階而迂拙之人文才俱無可觀而又不肯自安於庸陋於是竊道學之虛名妄希稱譽甚且私立異議交結黨援有玷儒修深為國蠹致令當世厭聞道學之名此皆由伊等務

名而不求其實之過也向年

聖祖仁皇帝考試詞臣曾以理學真偽命題作論蓋深知其弊而指示訓誨冀人人勉為真理學以為學問經濟之本也朕御極以來敦崇儒行首以正人心端風俗為務比年來士習民風亦頗知奉法循理少閑蕩檢踰閑惟是學士大夫中究心理學之書以收明體達用之效者尚寥寥無人今年會試之期天下舉子四千七百餘人雲集京師朕特命通曉性理之詞臣

問以性理之學而舉于之應召者僅有數人且亦不過涉獵文辭未能深窺義藴則士子平日之不留心理學可知矣朱子曾有言曰佛家之教却是要自理會所以他那下常有人自家這下自無人今世儒者能守經者理會講解而已看史傳者計較利害而已何人從自家身己做去不理會自身己說甚别人長短明道曰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只是從程先生後不再傳而已衰所以某常說自家這下無人

朱子之言如此朕觀古人之論理學必貴乎實心理會實力施行今世之人竟置理學於不講尚望其專心理會舉而措之事為間哉常見世之貌為理學者於聖賢體用之學全未研究祇因不能高出於衆但服敝垢衣啖粗糲食排詆釋道之教自命理學以為欺世盜名之計及問以吾儒性理義蘊又茫然一無所知理學之真偽即此可見若但以詆謗釋道即為理學如回教西洋教皆理學矣理學何如是之易為

哉夫佛仙之教以修身見性勸善去惡舍貪除欲忍辱和光為本若果能融會貫通實為理學之助彼世之不知仙佛設教之意而復不知理學之本源但强以闢佛老為理學者皆未見顔色之論也朕願天下之以儒為業者各求其分之所當盡遜志黽勉以求無忝於先儒用是特頒此旨通行訓諭若讀書服官之人果能潛心正學誦法聖賢實踐躬行溯源端本下為鄉閭之矜式上為朝廷之羽儀則先儒有薪傳

正派之遺嶶國家收文章事業之實用朕心嘉悅必
加禮重其共相勉勵以副朕之企望著該部行文內
外各直省咸使聞知特諭

諭舉博學鴻儒 雍正十一年

上諭國家聲教覃敷人文蔚起加恩科目樂育羣才彬
彬乎盛矣朕惟博學鴻詞之科所以待卓越淹通之
士俾之黼黻皇猷潤色鴻業膺著作之任備顧問之
選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七年

特詔内外大臣薦舉博學鴻儒召試授職一時名儒碩彦預其選得人號為極盛迄今數十年來館閣詞林儲才雖廣而宏通慱雅淹貫古今未嘗廣為捜羅以示鼓勵自古文教休明之日必有瑰竒大雅之才况

蒙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壽考作人之盛涵濡教澤薄海從風朕延攬維殷闢門籲俊敦崇實學諭㫖屢頒宜有

品行端醇文才優贍枕經葄史彈見洽聞足稱博學鴻詞之選所當特修曠典嘉與旁求除現任翰詹官員無庸再膺薦舉外其他已仕未仕之人在京著滿漢三品以上各舉所知彙送内閣在外著督撫會同該學政悉心體訪遴選考驗保題送部轉交内閣務期虚公詳慎搜拔真才朕將臨軒親試優加録用廣示興賢之典茂昭稽古之榮應行事宜著大學士九卿會議具奏特諭

諭改胡虜夷狄等字雍正十一年

上諭朕覽本朝人刊寫書籍凡遇胡虜夷狄等字每作空白又或改易形聲如以夷為彛以虜為鹵等字樣閱之殊不可解揣其意蓋妄為觸本朝之忌諱曰避之以明其敬慎不知此固背理犯義而不敬之甚者也夫中外地所畫之境也上下天所定之分也我朝肇基東海之濵統一中國君臨天下所承之統堯舜以來中外一家之統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

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禮樂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內而直隸各省之臣民外而蒙古極邊諸部落以及海澨山陬梯航納貢之異域遐方莫不尊親奉以為主乃復追溯開創帝業之地目為外夷以為宜諱於文字之間是徒辨地境之中外而竟忘人分之上下不且背謬已極哉孟子曰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舜古之聖帝而孟子以為夷文王周室受命之祖孟子為周之臣子亦以文王為夷然則夷之字義

不過方域之名自古聖賢不以為諱也明矣至以虜之一字加之本朝尤為錯謬漢書註云生得曰虜為生得其人以索貫而拘之也敵國分隅互相訕詆北人以南為島夷南人以北為索虜漢唐宋元明邊烽不息每於不能臣服之國反以為虜我滿洲住東海之濱並非胡人亦從未被虜若言東夷之人則可況今普天之下率土皆臣雖窮邊遠徼我朝猶不忍以虜視之惟準噶爾背天逆命自棄於王化之外或可

呼之為胡虜耳至若王師入關漢人順命心悅誠服而為臣子在本朝雖不忍以漢人為虜而律以生得之義漢人實乃本朝之虜也乃轉以本朝為虜而諱言之豈獨昧於大義並字義亦失之矣不亦謬乎總之帝王之承天御宇中外一家也上下一體也君臣父子之分定於天也尊親忠孝之情根於性也未聞臣子之於君父合體同心猶可以絲毫形迹相歧視者也我朝正位建極百年於茲矣

列聖相承功德隆盛迨
世祖章皇帝入撫中夏救斯民於水火而登之衽席仁心仁政洋溢於中國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深仁厚澤淪肌浹髓中國之聖主自堯舜以來能倫比者幾人朕以涼德纘承統緒勤求治理勉效
祖考雖未能跂及萬一然十載之秉公矢誠朗如天日滿漢蒙古並無歧視此心久為臣民所共曉矣夫滿漢

名色猶直省之各有籍貫也文移字迹未便混同初非留此以為中外之分別乃昧於君臣之義者不體

列聖撫育中外廓然大公之盛心猶泥滿漢之形迹於文藝記載間刪改夷虜諸字以避忌諱將以此為臣子之尊敬君父乎不知即此一念已犯侮慢大不敬之罪而不可逭矣此皆始作之大奸大逆譏訕之辭後人由之而不覺淺夫寡識至於如此朕於大義覺迷錄中曾經詳悉開導實憫天下士民無知而自蹈於

大罪想天下士民今已深悉茲見書籍避忌之謬妄

重為反覆曉諭嗣後臨文作字及刊刻書籍如仍蹈

前轍將此等字樣空白及更換者照大不敬律治罪

各省該督撫學政有司欽遵張揭告示窮鄉僻壤咸

使開知其從前書籍若一槩責令填補更換恐卷帙

繁多或有遺漏而不肖官吏遂借不遵功令之名致

滋擾累著一並曉諭有情願填補更換者聽其自為

之特諭

諭褎奬良善雍正十一年

上諭朕於直省地方偶遇災祲即為之寢食不寧蠲租發粟截漕平糶多方撫卹務使貧民無一不得其所又念各該地方雖或收成歉薄豈無蓋藏豐裕之家伊等誼篤桑梓休戚相關若各人量力樂輸既可以展其睦婣任恤之情亦可以為恤災扶困之助是以曾經降旨通行勸導然亦聽紳衿士庶自為之不可相強也近聞直省地方捐資周急好善樂施者頗不

之人此誠鄉鄰風俗之美亦人心古處之一驗也此等良善之人應加恩澤以示褒嘉著各該督撫留心體察秉公確訪其捐助多者著具題奏請議叙少者亦著地方大吏給與匾額並登記檔冊免其差徭以昭朕與人同善之至意

諭督撫藩臬嚴束書吏雍正十一年

上諭朕聞直省督撫藩臬衙門俱有本房稿房掌案書辦一切官弁陞降刑名錢穀之事皆伊等查例呈稿

繕寫承發督撫藩臬不過從中斟酌究不能出其範圍雖有幕容亦多依樣葫蘆照稿簽行以致伊等把持操縱擅作威福暗通信息撞騙招搖是督撫藩臬之權轉屬若輩之手此種流弊直省皆然惟湖南更甚近來督撫藩臬衙門書吏雖經一體關防封鎖不容出入而日用供給乃係伊等自備每於取送出入之時密書細字巧通關節復將親信之子弟戚友賃屋居住名為買備食物實則招攬傳遞遇有緊要事

件即為牽引說合有挽工牽手諸名色往往事未入則已有照應事未出則已有聲聞屬吏藉以鑽營伊等飽其谿壑弊竇昭彰肆行奸詭該督撫藩臬等每墜其術中而不覺在督撫藩臬等受國家重寄未有明知故縱之理但相沿日久習焉不知遂易為伊等之所蒙蔽所當留心體察因地制宜防範周詳稽查嚴密務使弊絕風清始於地方有益若云書吏供給一節每年計費無多朕於督撫藩臬皆厚給以養廉

即捐此些微以𫖯書吏使杜弊端似亦事之可行者
但重用書吏不過藉其諳練成例若果得老成明白
之幕客諸事嫺熟可資商酌不使書吏得操其權自
無可作之弊是又督撫藩臬等所當各自加意者也
至於書吏積弊朕已深知但念伊等素習科條兼曉
文義非寘頑愚蠢者可比不過狃於積習恃其聰明
布獲蠅頭罔計後患若督撫藩臬動之以情理愓之
以利害指其既往之愆予以自新之路在今日之勤

慎小心固可享安寧之福即異日之役滿考用亦可邀上進之階伊等自知舞文作弊必累身家畏法奉公自修厚報諒未有不革面革心改途易轍者著督撫藩臬等將朕諭旨遍行訓飭嚴切提撕倘自此以後仍復怙惡不悛或遇本官庸愚為其障蔽經朕訪聞定行查拿於各該處即行正法決不姑貸特諭

諭撥補文廟除荒公費 雍正十一年

上諭國家祀典最宜慎重至於

文廟春秋祭儀尤宜備物盡誠以申敬禮聞外省州縣中有因除荒而裁減祭祀公費者朕思銀數若少難於措辦或致祭品簡畧或恐派累民間二者均未可定著各省督撫查明所屬若有除荒減費之州縣即於存公銀内撥補以足原額務令粢盛豐潔以展朕肅將禋祀之誠特諭

諭禁獨子傷人雍正十一年

上諭獨子准其留養乃國家法外之仁而兇惡之徒往

往往恃有恩例肆意横行或衆人共毆而推卸於此一人或一人獨承以脱衆人之罪而無識之有司又或以姑息為寛大假借遷就以定讞獄種種弊端難以悉數是以每年奏請留養之案甚多凡殺人者抵償乃天理人情之正或其中情有可原而曲從寛典此人體古帝王罪疑惟輕之意而隨事酌量者若不論情罪之輕重而但以獨子槩令從寛已非情理之當況其間未必盡係獨子乎有罪之人僥倖漏網恐成

長奸之漸但定例已久朕不便遽行改易且不教而

殺有所不忍著通行曉諭內外軍民人等已身既為

獨子更當思念父母無依謹身奉法以遠刑辟若好

勇鬬狠怙惡不悛數年之後獨子傷人之案仍復不

減朕惟有執法定罪以懲兇頑不能曲為寛假也此

旨著該管大臣官員通令宣布務令遠鄉僻壤之人

咸使聞知

諭詳愼刑法 雍正十一年

上諭從來明刑所以弼教除暴所以安良何恩何怨何寛何嚴處之無心並非二事但準乎天理賞亦不為慈能協乎人情殺亦不為忍朕臨馭萬方日夕乾惕念不能一道同風俾吾民各安生理免於刑戮每以自咎所望内外諸大臣務識大體持正秉公抱刑期無刑之心執辟以止辟之法先使民不敢犯令無漏網之奸宄繼則導人不為漸化嚣風之頑懦如此施設尚待年月雖不敢望刑措或庶幾可移習俗應知

刑即是教愆即是恩蓋稂莠不鋤則嘉禾不植義刑義殺正所以仁育仁懷自古迄今固莫之能易者朕十年以來於一切刑獄莫不虛衷斂息詳慎推研凡情有可原者務從緩減而意非主寛凡法無可貸者使依斯絞而意非主嚴本無成見惟其自取朕每見諸廷臣並訓諭督撫大吏亦諄切講求反覆開示諒已悉朕心喻朕旨矣今者秋審大典詳覽直省各冊如雲南絞犯中懷逼索陸起雲銀兩連毆斃命絞犯

薩得捘殺遺孤並將匿孤之阿奇連戳致斃貴州斬犯阿半爭產糾毆致斃三命絞犯喜生與簡尚志爭奪林坎將養媳連毆斃命誣賴打死絞犯王景刀砍族兄復將伊妻砍斃誣賴强姦致死絞犯宇枯踞住宇奈家强佔沙出磨為妻復持標將阿餔戳死四川絞犯朱成林率衆扛搶楊小妹至家强逼成姦且持刀拒捕砍毆楊載坤夫婦多傷斬犯熊二蓄意圖姦致傷人命廣西絞犯權特羅挾讐將藍鳴鳳殺死廣

東斬犯岑達誣枉吴亞土為盜主使毆斃復又栽贓

誣陷絞犯黄文翔窩盜分贓反捉人拷打勒賣並毁

人墳擅封民舖福建斬犯張苞行竊拒捕傷斃事主

斬犯李三放火焚蓉將周維楊燒死絞犯鍾廣周調

戲蔡氏連戳鍾廷堅斃命絞犯翁德誣賴楊來拒捕

毒打致斃又勒索差禮逼楊來之父楊高將女孫賣

銀收受絞犯蕭宜念誣指蔡伯成為賊復主令綑打

斃命湖北絞犯杜錫三將張文習勒死圖賴復將伊

妻劉氏毒死湖南絞犯陳儒勝致死朱佐坤復剝取
衣物棄屍水中絞犯嚴悪之商買趙任康妻子將趙
任康推落水中殞命陜西絞犯劉世銀勒死伊妻背
往劉世顯家希圖抵賴斬犯扎的身為沓目聚衆殺
死沓民六命江西絞犯張遜騫挾嫌誣指王子才為
賊致斃二命絞犯賴半斤商將蕭矮孜强行鷄姦不
從刀砍斃命絞犯陳正典因圖覬孀胡氏産業將胡
氏拴縛强嫁胡氏誓不成婚投繯殞命浙江絞犯詹

王茜懷忿主使毆斃何品成江南斬犯慧明與王氏通姦懷妬毆斃東岩絞犯賁叙戮死姪女主使費賢誣控張品斬犯李國輔假冒職官詐傳旨意斬犯黄望有心致死黄永壽持棍連擊斃命絞犯張珍將陳大誣拷索詐致逼縊死絞犯馬成捏贓誣良致斃張二河南斬犯李三行竊拒捕復行越獄山東絞犯董超將梁韶非刑綁吊以致斃命絞犯周宗璜捏指族嫂趙氏有姦繩縛攢毆殞命絞犯王在因張王氏責

伊妹姦情遂將張王氏連毆斃命絞犯公英因圖姦張氏不從立時致死斬犯馬四超勒斃禁卒越獄潛逃山西絞犯王順將幼女石二姐兒拉抱回家持刀恐嚇強姦以上諸犯皆窮兇極惡殘毒奸淫法無可貸情無可原而各該督撫槩擬緩決並無勘語且有上次定擬情實而今年又自改緩決者有監侯年久之犯而每年秋審忽擬情實忽擬緩決者有本定緩決因部改情實即照擬情實本定情實因部改緩決

即照擬緩決者業經九卿法司覆加詳核逐一改定試問該督撫等讞獄錄囚何等重大事豈竟漫不經心耶抑竟毫無定見耶或又以為殺一犯不如活一犯現殺一犯不如遲殺一犯以此為養德以此為造福則尤鄙敝之甚者也夫封疆大任為民大父母利濟安全實有攸賴一夫失所當引為己愆一政未平當引為己恥水旱災祲以及盜竊癡頑皆當引為己責而無可諉卸朕實存此心執此行以望諸臣工匡

佐承宣俾德意廣敷萬姓蒙福至於殺人者死國有常刑倘殺人者不死則冤死者何伸況不殺殺人者將殺人者益衆誰使殺之已且為罪首縱不思明罰勑法憲典無私即據報應之誠言循環之天理亦寧不大可畏乎朕嘗謂踈縱之過甚於苛刻姑息之害等於殘忍但本公誠之至意達仁義之通權此理大同日久自見拘迂淺隘者特未之省耳茲特就刑法一事明白剖示内外諸大臣見朕此旨若以為欲嚴

是負朕恩若以為欲寬亦辜朕訓務籌遠大努力當前不弛刑不任法由此類推庶政皆然其各深體而勤求之毋忽特諭

諭生童罷考雍正十二年

上諭各省童生往往有因與地方有司爭競齟齬而相率罷考者或經教官勸諭或同城武弁排解然後寢息其事此風最為惡劣士為四民之首讀書明理尤當祇遵法度恪守憲章化氣質之偏祛凌囂之習況

國家之設考試也原以優待士子與以上進之階諭秀書升遣逢令典凡爾生童不知感戴國恩鼓舞奮勉而乃以私心之忿借罷考為脅制官長之具何市井無賴至於此乎蓋因庸懦之督撫學臣希圖省事草草完結不加嚴懲以致相習成風士氣一驕士品日流于下關係匪淺各省生童等如果該地方官有不公不法淩辱士子等情生童等自應赴該地方上司衙門控告秉公剖斷嗣後倘不行控告而邀約罷

考者即將罷考之人停其考試若合邑合學俱罷考
亦即全停考試天下人材衆多何須此浮薄乖張之
輩足乃伊等自甘暴棄外於教育生成即擯棄亦何
足惜如此定例庶亦整飭士習之一端着該部妥
議通行特諭

諭元旦瑞雪 雍正十二年

上諭諸王大臣以元旦立春恰遇甲寅年丙寅月戊寅
日甲寅時瑞雪繽紛竟日盈尺考之占書最為嘉祥

豐年可慶爲朕稱賀朕素不言祥瑞降諭至再至三爾諸王大臣聞之孰矣凡祥瑞者特其兆耳兆也者吉之先見尚屬未成之際全在人事贊成凡靈芝慶雲麟鳳嘉禾之屬皆

天心所以示喜豈得不以爲慶但須君臣益加脩省以祇承

天之休命果能事事上合

天心賜得一個是字則祥乃成其爲祥否則其事尚在未

成何得遽為稱𢈪洪範恭之對待曰狂如或因有嘉兆而不加脩省遂侈然自肆則狂之咎徵特在轉移間耳祥其可恃乎朕不敢妄自比擬但理以譬諭而得明譬如爾諸王大臣朕以其人可用許以加恩其人聞朕恩旨便自放縱頓改前操朕亦惟有收回成命而加之以罪豈得更不轉移仍以恩待乎總之災祥之兆尚視人事如何以定休咎遇災而能知脩省災必不成為災遇祥而黽勉敬承祥必益成其祥倘

遇災而不知脩省其災固不待言遇祥而不知敬承其祥豈能必其為祥也朕于天人感應之際信之甚篤知之甚明信之篤是以一刻不敢自懈自逸知之明是以不憚反覆申明誥誡爾諸王大臣詩云天維顯思無曰高高在上蓋面前虛空即是昊天足履撮土即是大地此面前虛空與日月星辰所麗之天無二無別此足履撮土與岳瀆山河所載之地無二無別皆屬天地一身之内猶有人七尺之軀人身拔一

毫毛則通體皆知痛癢豈有人於天地身中舉一念行一事而天地有不痛癢相關者乎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如影隨形如響應谷形谷既存而以影響為不可必之數豈不愚昧顛倒之甚夫善者公而已矣心乎天下國家之謂公心乎一身一家之謂私為大臣者誠心乎天下國家之公而不計及一身一家之私天有不降之百祥者朕信其必無是理然則其一身一家之計正復得則兩得也茍心乎一

身一家之私而不計及天下國家之公天有不降之百殃者朕亦信其必無是理然則一身一家之計亦復失則兩失也朕雖深信此理朝乾夕惕不敢刻忘然天下國家之事非朕一身所能獨理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朕不能不賴爾諸王大臣之克代天工則朕固不能已於諄諄訓誡爾諸王大臣也朕非推諉爾諸王大臣但朕所為者朕之事諸王大臣須各盡爾諸王大臣之事人惟無志則不能自立而推諉他人

如為大臣者以天下國家之事為已躬之事且以為非我莫能為而身任之而不辭斷不諉之他人一人如是人人如是則内外大小諸務有不事事合宜者乎如使内而八旗部院每事諉之叅佐司屬叅佐司屬又諉之大臣外而督撫藩臬每事諉之府廳州縣府廳州縣又諉之督撫藩臬又或内則諉之於外外則諉之於内内外交相推諉皆謂
王上自有乾斷如此則朕何所恃以代
天之工朕雖朝乾夕惕亦何由

使事事合宜以仰邀

上天之嘉祥福應乎今歲元旦時雪既有其兆當益加奮勵朝夕脩省以期成此瑞慶我君臣其共勉之

諭漳泉風俗雍正十二年

上諭朕聞閩省漳泉地方閩俗强悍好勇鬭狠而族大丁繁之家往往恃其人力衆盛欺壓單寒偶因雀角小故動輒糾黨械鬭釀成大案及至官司捕治又復逃匿抗拒目無國憲兩郡之劣習相同而所屬之平

和南勝一帶尤爲著名此中外所共知者朕思上天陰隲下民與以至善之性故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五方之風氣不齊而本然之性則有善而無惡東西南北所在皆然漳泉之民亦未有天秉獨異者其所以不善之故則因俗尚囂凌漸成積習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皆剽悍桀驁之風而無禮讓遜順之氣遂令本然至善之性陷溺而不自知也其中豈無善良之人不過自潔其身固難以數人之力挽風俗之澆漓

可為浩嘆朕自臨御以來屢頒諭旨訓廸內外黎庶詳明諄切至再至三自通郡大邑至僻壤遐陬咸使之家喻而戶曉而各省民俗漸知奉法循理不敢蕩檢踰閑且如最難化者莫過苗蠻猺獞之人近亦頗知革面革心有欣欣嚮化之意漳泉內地之民轉不如苗猓等之悔過遷善革薄從忠而甘於自暴自棄蹈身法網乎朕心深為不忍特降諭旨切加訓導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曰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言善惡感召之機捷于影響作奸犯科之人既為王法之所不宥必為天理之所難容禍福利害之間判然兩途然則爾等亦何所憚而不為善何所利而為不善乎大抵居鄉之道親睦為要保身之道循分為先毋以强凌弱毋以富欺貧毋以智侮愚毋以衆逼寡毋為行險儌倖之事毋為干名犯義之行父老子弟聯為一體鄰里鄉黨視若一家相友相助息訟息爭使朝廷旌為

義鄉有司表為仁里身名俱泰刑罰不加天下至樂至利之事至安至適之境無過於此况閩省文風頗優武途更盛而漳泉二府人才又在他郡之上歷來為國家宣猷効力者實不乏人獨有風俗强悍一節為天下所共知亦天下所共鄙何不翻然醒悟共相勉勵而成禮義仁讓之鄉乎著該督撫仰體朕心時加訓戒更立勸懲之法實力奉行務俾俗易風移以副朕一道同風之至意特諭

諭敬慎秋審 雍正十三年

上諭各省秋審定例該督撫會同司道等官審錄分晰情實緩決矜疑具題關係最為重大向聞外省會審之時不論案件多寡務於一日之内悉行定議一切俱聽督撫主張不特守令不敢置喙即司道亦無一辭輕重定於俄頃之間是非決於一人之口究其實際督撫亦未詳細了然不過令幕客創一畧節貼於册上徒飾觀瞻而已況有席氊懸綵鼓吹喧闐日甫

踰中即退而肆筵行酒竟有似於宴會之禮者甚至
召令優人演劇為樂近來曉明義理者多各檢點而
此風猶未盡革夫刑罰者國家不得已而用之者也
天以父母斯民之責畀之吾君臣凡兹犯法獲罪之
民皆吾赤子也平時不能撫綏化導使之遵守法度
免於罪愆已有忝教養之職矣及陷於刑辟之後又
復視為泛常不察情罪之輕重率定爰書之出入寛
所不當寛而嚴所不當嚴以致讞獄不得其平冤情

抑而莫訴勸懲兩失宄暴肆行所謂明刑弼教者安在清夜捫心能無愧赧乎朕自臨御以來於一切刑名案件莫不虛衷斂息詳慎推研每日所進法司立決本章悉令內廷會本官員三次覆奏然後批發每年秋審朝審時朕先將招册細細披覽及至勾到之日復面與大學士刑部堂官等往復講論至再至三然後降旨蓋哀矜惻怛之意實動於不能已而發於不自知並非欲博欽恤好生之名於天下臣民也

聖祖當年於勾到日皆著素服朕亦效行之凡為督撫大臣者受朕封疆之寄應與朕同此哀矜惻怛之心乃各省秋審大約皆於一日之間草草定局並未博採羣議詳察實情不過視秋審大典為具文耳至於會審之日雖不便著素服豈有結綵設席徵歌演劇之理此則殘忍性成不學無術者之所為嗣後各省秋審時該督撫務率司道等官敬慎周詳殫心辦理必使權衡不爽情罪相符向來並無限期何妨多寬時

日安得視為虛文故套輕忽民命以供其自便之私至於會集既久除日食常餐外倘有肆筵設席仍蹈從前陋習者經朕訪聞必嚴加議處特諭
諭敦尚實政以培善類雍正十三年
上諭朕每見天下督撫有司等於人命盜案查審定擬時往往曲為開脫以行其婦寺之仁云謂寬宥一人可以種陰德於冥冥之中不知君與臣皆任教養斯民之責平時不能殫教養之道使之不陷於重辟雖

在吾君臣有不得辭之過然尚伊等干犯法紀自取
其罪國家設立科條原以禁暴鋤奸使人人共守者
豈可枉法以市恩俾受害者含寃飲恨而不得伸效
尤者玩法逞兇而不知儆斯乃不得已而然其過尚
有情可恕至於水旱災荒天時有不齊之數鰥寡孤
獨人生有所遇之窮如寧填溝壑而不肯為匪者率
皆良民似此無辜之赤子不幸而遭值困阨朕以牧
養斯民之任寄之天下督撫有司而不能保護撫綏

登之衽席翻乃視同秦越聽其饑餓流離此孟子所
謂受牧牛羊立而視其死者
天高聽卑必加重譴而顧欲於命盜案中曲活一二有罪
之人以兾倖邀福報何識見顛倒亦至此乎朕望天
下督撫董率有司屏棄虛文敦尚實政平時則勸農
教稼闢地墾荒崇儉黜奢儲糧積粟以立其根本偶
遇旱潦必深誠為憂即據實奏聞殫心區畫俾澤中
鴻鴈共慶樂郊有此濟人利物之功方不負父母斯

民之職即以福報而論較之曲活一二罪人者其相去奚啻霄壤耶至於樂善好施史稱義舉扶危濟困人有同心周禮以六行教萬民孝友睦婣而繼以任恤可見任恤之道與孝友並重也鄰里鄉黨之間原有休戚相關之誼以己之有餘濟人之不足在我本為不多之費而在人已為當戹之施況民有秉彛自然觀感興起衆擎易舉利益孔多從來天道好還無有施而不報者此等之人

上天自賜福祐必及其子孫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也一人行善則慶在一家衆人行善則慶在衆姓果然風俗淳良號稱仁里則和氣致祥天道之感應捷于影響凡水旱災祲之戾氣悉變為五風十雨之休徵矣然興仁樂善者乃鄉鄰長厚之風而鼓舞旌揚者則大吏有司之責如所屬内有紳衿士庶惠愛鄉閭力行善事或齋施梵僧羽士存心救濟孤寒廣種福田者該督撫等當優禮褒嘉加意培植以表揚之有

應題請者即行題請朕必降旨議叙俾身膺爵秩名
譽流芳勉之勉之着直省督撫將朕此旨刋刻頒布
務使遠鄉僻壤人人知悉特諭

奉

今上皇帝登極恩詔雍正十三年

天承運

皇帝詔曰惟我國家受

天眷命

太祖
太宗創業基緒
世祖統一萬邦
皇祖聖祖仁皇帝享祚久長重熙累洽我
皇考大行皇帝紹承大統御宇十有三年夙夜憂勞勤求
致治用康乂我億兆臣民盛德豐功炳燿寰宇恩膏
洋溢漸被八紘薄海時雍中外蒙福方期永綏隆祚
仰荷鴻禧何意奄棄臣黎遽升

龍馭以
宗廟社稷之重屬於藐躬朕自冲齡即蒙
皇祖撫育宮中深恩鍾愛睠睞逾常
皇考顧復恩懃聖慈篤摯瞻依朝夕祗受
誨言牖迪有加
宸衷默眷朕自惟涼德懼弗克勝顧念
神器不可久虛勉抑哀衷欽遵
成命於九月初三日祭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以明年為乾隆元年仰惟

上天篤祐之隆

皇考貽謀之重撫躬乾惕祇紹

前徽丕布新恩聿昭錫類所有合行事宜開列于左於戲

覲光揚烈深思負荷之維艱建極綏猷時勵精勤於

罔懈諸王大小文武臣工其共殫公忠協心襄贊懋

圖上理祇迓洪庥以光大我國家無疆之祚布告天

下咸使聞知

諭務本勤民以收實效 雍正十三年

上諭從來帝王撫育區夏之道惟在教養兩端蓋天生

民而立之君原以代天地左右斯民廣其懷保人君

一身實億兆羣生所托命也書稱正德利用厚生惟

和又云惟土物愛厥心臧蓋恒產恒心相為維繫倉

廩實而知禮義理所固然則夫教民之道必先之以

養民惟期順天因地養育給求俾黎民飽食暖衣太
平有象民心自順民生優裕民質自馴返樸還淳之
俗可致庠序孝弟之教可興禮義廉恥之行可敦也
我朝
列聖敬
天勤民垂統萬世
皇祖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久道化成重熙累洽所以惠
養元元禮陶樂淑者至周至備惟是國家承平日久

生齒日繁在京八旗及各省人民滋生蕃衍而地不加廣此民用所以難充民產所以難制也我

皇考宵旰孜孜勤求治理惟恐一夫不獲其所重農貴粟之教屢頒撫循蠲賑之惠頻下南北之營田水利無不興修內外之開墾種植無不綜理凡此實政實心一以誠敬貫徹始終十三年有如一日皆朕所親承目覩拳拳服膺者也朕生長深宮瞻依

皇考慈顏惟知承歡膝下懋學書齋即如日用飲食之需

悉由

恩賜豐贍饒裕不煩問所從來此固

皇考昊天罔極之恩難以明言而為君之難亦惟身履其地者然後知聖人之言為至當也今朕纘承大統身為人主衣租食稅則自今伊始一絲一粟皆四海小民所經營供御者矣朕思飲饌被服皆出海內脂膏宮室器用皆取自閭閻拮据尚安忍稍有糜費侈用之心以傷民力而耗民財乎又安忍已垂裳而聽天

下之民有寒不得衣已王食而聽天下之民有饑不得食者乎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自古聖君賢臣自任之重者皆動於至誠廹於至理有萬不容已者也朕日夜兢兢時壓

本固邦寧之至慮以

皇考之實心為心以

皇考之實政為政凡供膳品味之類無所加增衣服器用之屬無所濫費宮室苑囿之區無所改營爰賴中外

諸臣共體朕心以成朕志於民生日用所由阜成民生樂利所由豐豫之處在在求其實濟事事謀其久遠勿以虛文而澤不下逮勿以小利而計不圖全勿作無益以害有益勿朘民生以厚已生果能恒產有資將見恒心自啓我

皇考聖訓所謂三代之治必可復堯舜之道必可行者庶能繼述萬一此朕中心乾惕之心並非因即位之初為此邀譽近名之語以博天下臣民之感頌朕心務

收實效豈肯徒托空言但天下至大兆民至衆非朕一人所能獨理内而各部八旗大臣外而督撫藩臬有司均受國家深恩有恵養斯民之責者當共思黽勉崇儉戒奢視國事如家事以民身為己身痌瘝一體休戚相關各殫誠心期登斯民於衽席則賞功酬庸之典朕必從優舉行若茍且因循視同膜外律以溺職更復何辭勉之勉之

諭寛嚴相濟以防流弊雍正十三年

上諭治天下之道貴得其中故寛則糾之以猛猛則濟之以寛而記稱一張一弛為文武之道凡以求協乎中非可以矯枉過正也

皇祖仁皇帝深仁厚澤垂六十年休養生息民物恬熙循是以往恐有過寛之弊我

皇考紹承大統振動紀綱俾吏治澄清庶事釐正人知畏法遠罪不敢萌徼倖之心此

皇考之因時更化所以導之於至中而整肅官方無非惠

愛斯民之至意也

皇考嘗以朕為賦性寛緩屢教之朕仰承

聖訓深用警惕兹當御極之初時時以

皇考之心為心即以

皇考之政為政惟思剛柔相濟不競不絿以臻平康正直之治夫整飭之與嚴厲寛大之與廢弛相似而實不同朕之所謂寛者如兵丁之宜存恤百姓之宜惠保而非謂罪惡之可以悉赦刑罰之可以姑縱與庶政

之可以怠荒而弗理也朕觀近日王大臣等所辦事務頗有遲延疏縱之處想以朕寛大居心諸臣辦理可以無事於整飭耶此則不諒朕心而與朕用寛之意相左矣夫經世理物貴乎君臣惟日孜孜交勉不逮朕主於寛而諸王大臣嚴明振作以輔朕之寛夫然後政和事理俾朕可以常用其寛而收寛之效此則諸臣贊助之功也倘不能如是恐相習日久必至人心玩愒事務廢弛激朕有不得不嚴之勢此不惟

臣工之不幸抑亦天下之不幸吏即朕之不幸矣朕與王大臣同辦國家政事實為一體爰開誠布公將計慮所及特行曉諭期於共相勉勗以防將來之流弊

諭督撫確報收成分數 雍正十三年

上諭洪範庶徵凡雨暘之愆和關人事之得失所以著感應之理使脩人事然水旱之災雖堯湯不能免惟有勤恤民隱竭力補救可以化災沴而成太和總在

積至誠以昭假不可萌一念之欺罔也督撫身任封
疆重寄奏報收成分數乃關係地方民命必確實無
欺始得議行蠲賑以甦民困朕平日留心此事見各
省陳報收成分數或有只據一方豐收數目為定雨
水過多之處以高阜所收為準亢旱時有之年以低
下所獲為準並不分晰某處豐收某處歉穫其意祇
圖粉飾以邀感召和氣之名而不知即此一念欺罔
已為獲罪於民獲罪於君而獲罪於

天矣夫至誠格

天乃聖人體信達順參贊化育之事爾等督撫即使辦理

妥協亦不過仰承

皇考聖訓遵循罔越豈得因年歲之豐阜貪

天之功為己功乎若歲豐可引為己功則必歲歉懼為己

罪捏報豐收不恤民艱使饑凍流亡之慘不得上聞

蠲免賑恤之恩不得下逮職思其故誰為厲階清夜

捫心何以自問且朕體

皇考敬
天勤民之意膺君國子民之任豈肯姑貸此等督撫以為
民害耶嗣後務各警省所奏報各地方收穫分數不
得絲毫假飾以干重戾
諭禁陳奏祥瑞雍正十三年
上諭我
皇考臨御萬方勤求治理惟務實心實政從來不言祥瑞
每各省督撫奏報慶雲甘露嘉禾瑞繭醴泉麟鳳之

類皆蒙
特降諭旨訓示開導告以靈貺式昭益宜矢誠矢敬勵人
事以迓天庥至為深切著明或廷臣合詞請賀均未
邀
俞允此海内臣民所共知者蓋以治天下之道惟在君臣
上下一德一心政績澄清黎民康阜斯實為國家祥
瑞之明效大驗而不徒在雲氣物產之菁華也如果
海宇一道同風衆庶安居樂業雖不聞瑞物之來亦

無損於太平之象其或吏治民生稍未協和底績即
使休嘉疊告諸物備臻於地方治理亦毫無裨益耳
仰惟
聖謨所布萬世當遵況朕今日尤不敢比擬
皇考臨御之時
皇考上承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重熙累洽之昌期積慶垂庥之厚
澤加以

皇考德盛化神功成治定恩澤周於寰宇聲教訖於無垠因之天人協應符貺聿彰揆諸事理固有宜然者茲朕纉緒之初仔肩伊始深恐未能繼述萬一豈能遽召嘉祥惟當與內外諸臣以實政實心保守承平大業時深乾惕日凜幾康切不可務瑞應之虛名致啓頌揚之飾說也爾總理事務王大臣等傳諭各省督撫等共體朕心嗣後凡慶雲嘉穀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許陳奏並傳諭將軍提鎮等知之

諭嚴禁勒派捐助 雍正十三年

上諭比來殷富之家有願出己財以賑恤鄉里者即周官五黨相賙通財救荒之遺意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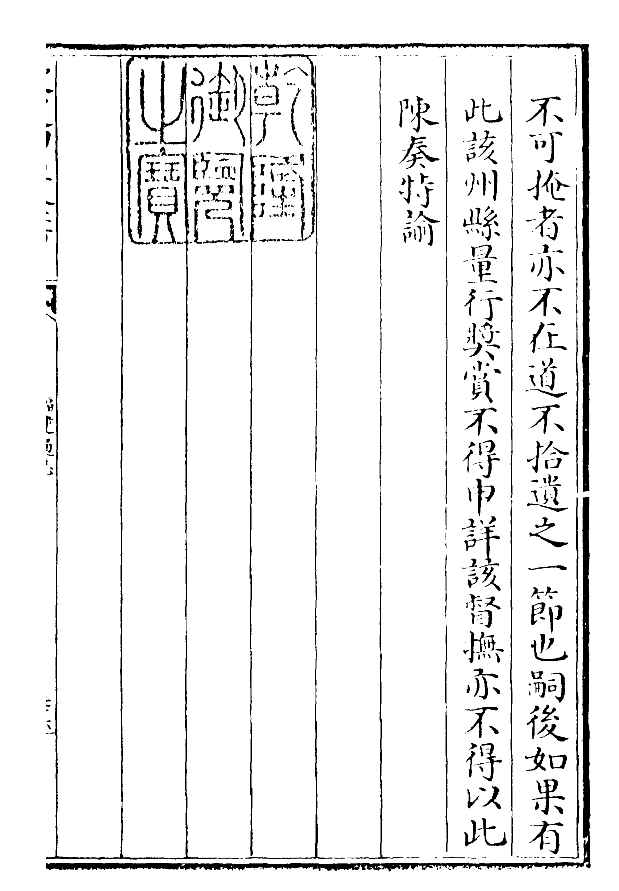
皇考恩賜議叙以鼓勵風俗而又恐因是或滋弊端於本年五月間山西巡撫石麟奏稱太原府紳衿士民捐銀貯公以備周恤一摺

特降諭旨以為好善樂施者大都由地方之水旱饑饉捐資賑助即平常無事時或置義倉義田及養老育嬰

等事必出於本人之誠心而又能親身料理始可以
惠鄉閭而收實效石麟於地方現無應辦之事而乃
奏紳衿士民捐銀以備公用直是另開捐納之條而
胥吏土豪乘此得以侵蝕與所降原旨不合曾經嚴
加申飭並令向後不得無故捐銀交官是
皇考於獎誘善良之中而預防其流弊至深且悉也朕觀
各直省捐助一事或督撫欲博化民善俗之譽授意
屬員或有司欲邀勸輸宣力之名多方迎合竟至抑

勒誅求計家資之豐約定捐輸之多寡甚且假公苛
斂中飽侵漁名曰利民而適以病民誠有如
皇考諭旨中所慮及者嗣後各州縣如遇荒歉及修城築
堤公事果有殷富良民實情樂輸者許親赴布政司
具呈詳請題奏地方官不得自行申報其他如倡立
義田義倉義學義塚許具呈本州縣詳報上司立案
仍聽本人身自經管胥吏土豪不得干涉希圖漁利
該督撫體公核實大者題請小者量行旌奬倘有官

吏勒派該督撫失察並有狥庇者均照例分別處分至於道不拾遺葢以孔子至聖德盛化神所治僅朞爾之魯故偶一有之成康之際周召輔治百度修明刑措四十餘年不聞有此則非人情所常有之事而政治之美不徒恃此孑孑之小義可知矣近見諸督撫以此陳奏者漸多若不加禁過恐滋奸民邀賞有司好譽之弊諸督撫果能實心體國子育蒸黎休養道化使衣食滋殖仁讓相先太平之象自有蘊蒸而



不可掩者亦不在道不拾遺之一節也嗣後如果有
此該州縣量行奬賞不得申詳該督撫亦不得以此
陳奏特諭

福建通志卷首四